

傅献瑞著

張難先傳奇

中国文史出版社





張仲光先生遺像

内 容 提 要

全书以传统的传奇手法，写出了“湖北三怪”之一张难先的一生。他追求进步，心向革命；吉利巧救禅师，敌庭痛殴叛徒；乌溪智擒蒙面刺客，武昌首义冒死御敌；回乡湘园卖菜放鸡鸭，宣传革命反对袁世凯；琼崖妙计除匪巢，浙江主政顶权贵；严惩奸邪，威震江城；盼解放，迎曙光。故事曲折复杂，情节起伏跌宕，塑造了张难先一生刚直不阿、为官清正的形象。是一本寓资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的长篇历史传奇小说。

目 录

一	古刹枪声·····	(1)
二	考场风波·····	(22)
三	投身革命·····	(39)
四	真金火炼·····	(67)
五	武昌风云·····	(94)
六	武当奇遇·····	(118)
七	怪人异事·····	(138)
八	琼崖扬名·····	(157)
九	西湖主政·····	(184)
十	威震江城·····	(209)
十一	迎来曙光·····	(229)
	附 张难先传略·····	(250)
	后记·····	(252)

一 古刹枪声

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

——明·冯梦龙《警世通言》

湖北有一个地势平坦的江汉平原，江汉平原有一个闻名的沙湖沔阳州。古老的沔阳州，河流纵横，湖泊棋布，港汊稠密，芦苇丛生。洪湖、排湖，一望无涯，烟波浩渺，就像一对晶莹的眼睛镶嵌在沔阳州这块土地上。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聚会苇林，举旗湖舟。陈友谅起兵反元，陈苦鹄子、李喜贵奋战清兵的英勇斗争故事，广为在沔阳民间流传，成为沔阳人民心中的慰藉。但是，就是这么点慰藉，如果让官府知道了，也会招致杀身之祸。

在沔阳众多的河流中，通州河可算是州内的一条主河。河水弯弯曲曲从潜江孟公碑一泻而下，直灌沔阳境内，途经坡子场、通海口、张家沟，在解家口与通顺河汇流，向东出沙湖、走沌口入长江，奔向大海。通州河经过张家沟的这段河道，就是有名的沧浪之水。相传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曾在这里问道于渔父，留下了千古传唱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名句。因之，在张家沟镇傍依的通州河畔，有纪念屈原的沧浪馆和沧浪亭。顺着沧浪亭向东北方向下行九华里，有一个不大出名的农村集镇，名叫接阳。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村集市，全镇不过五十多户人

家，有十多家铺面，街道是几块青条石板杂乱地嵌在地上，十分窄狭，鸡鸣赶场，日出集散，人们称之为露水集。在集镇东首，有一座张家祠堂，村里的一位老塾师教着一班蒙童。这天，放晚学了，学生们背着书包，规规矩矩地走出学堂，一当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老先生的视线，一个个就像出了笼的小鸟，飞快地奔跑起来。没跑多远，前面几个学生停住了脚步惊叫道：“一个叫化子死在这里了！”马上围拢一群小孩观看，只见一个年岁很大的叫化子倒卧在茅厕边，可能此时他听到了孩子们的惊叫，无力地睁开了他那双浑浊的眼睛略微环视了一下，又闭上了。学生们看了一会，见天色逐渐晚了下来，就纷纷离去，最后只剩下两个约莫七八岁的小孩，其中一个身材稍高稍瘦的孩子对另一个身材稍矮稍胖的小孩说道：“张小林，你看这个人多可怜，我们救救他吧！”被称作张小林的小孩回答道：“难先，我与你的想法一样，但我们小孩子又有什么办法呢？”可是他又马上说道：“有了，你家不是开药铺吗？现在打脾寒（即疟疾）的人很多，这个人可能是打脾寒，你到家里偷点药给他吃，我回家偷点菜粑子他吃，你说行不行？”被称作难先的小孩一听，忙说：“这个办法好，我们快回去，不等吃饭，就把药和吃的东西弄来。”一边说，一边背着书包一溜烟似地跑了。原来叫难先的小孩也姓张，是接阳村上张树樞的次子。张树樞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家中除种有十多亩农田外，还在接阳这个镇上经营着一个小杂货店和一个中药铺。张树樞在管理上精打细算，他常说“盐船也怕钉眼漏”，对一切开支管得很严，所以难先回家根本不敢向父亲透露什么，只能偷偷地溜进柜台内，根据平日观察出售脾寒药的地方，悄悄地揣了一包药，就跑了出来，径直跑到叫化子

身边。张小林早已在那里把一个菜粑子递给了叫化子，一见难先到来，就急着问：“药拿到了没有？”“拿到了！”难先急忙地回答着，一边迅速将药包打开，原来是已做好的丸药。这种药称为红丸，群众称为四两头，是汉口一家药厂生产的一种丸药，不须煎熬就可吞服的。两个小孩胡乱地给那个叫化子吃了些，又将他扶到一个柴堆边躺了下来，两人才离去。第二天，两个小孩轮流着给这个叫化子送茶送饭服药，两三天时间，叫化子的病好了，临走时千恩万谢。这件事被村上人知道了，都赞扬这两个小伢心肠好，也从这时起，难先与小林成了最好的朋友。不久，小林不知为什么骂了他的寡妇母亲一句，族中一位老人吓唬说：“小林忤逆不孝，要按族规处死！”张难先听到这句话，心想：“我最好的朋友要被处死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不如早点死了还好些！”他竟去上吊寻死，幸喜被人发现救活，闹了一个大笑话。老塾师根据张难先平日的义举和情痴，就给他取字“义痴”。这两件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发生，倒引起不少人的议论，有的人说：“这个伢心肠好，今后一定有好报！”有的人说：“这个伢遇事太认真，太痴呆，办不了什么大事！”可是谁会想到，在这块神奇而贫瘠的土地上，张难先在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的熏陶下，在人生坎坷不平的征途上，磨出了一副铮铮铁骨，培育出满腔浩然正气。他嫉恶如仇，不畏强暴，成为人们心目中清正廉洁的好官！又有谁会想到，张难先这个处在偏僻农村的小孩，后来竟做到了类似清王朝的巡抚、总督、御史、尚书一类的大官，成为与北伐军第一师师长、国民党核心人物陈诚的顶头上司、湖北省代理主席严立三以及曾留学英法、回国后一直任省建设厅长的石瑛并称的“湖北三怪”而闻名全国。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时间对于那些度日如年的穷人来说，总觉得时间老人步履维艰、行动迟缓；对于那些生活安适或事业心强的人来说，却又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了。时间对于处在纯真少年的张难先来说，当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转眼间，张难先已到了十六岁，张树樞为了儿子出人头地，将来博得一官半职，就将他送到远离家乡的一所经馆里去读书深造。

原来，在接阳与张家沟这段距离内，有一个八尺垸湖，湖中有一块高地，约有四十多亩地面积，上面建有一座庙，庙宇正殿十分高大，正面隶书“禅通古寺”四个大字。正殿两厢，东首是一排僧房，虽然比较低矮，但却错落有致，整齐雅洁；西首是膳房，是僧人烧火做饭和进餐的地方。巧就巧在这个佛寺靠僧房有一扇小门通向庙外，庙外又有一个半亩田大的花园，园中林木葱郁，种有牡丹、芍药等名贵花卉，间或几畦菜地。园子中间，有一个葡萄架，架下有几个石凳，这是和尚坐禅的地方。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法名宝通禅师，年纪大一点的人，都还记得老和尚从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来这里做主持僧起，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六年了，宝通禅师由一个中年汉子已快步入古稀之年。三十六年中，他与石凳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天清晨和黄昏时分，都要双手合十在石凳上闭目端坐两个时辰，即使是狂风怒号、风雪交加，他仍然屹立不动，坚持坐禅，因而虽已年迈，但耳聪目明，身体健壮。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养成了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孤僻倔强性格，从他那撅起的嘴巴看，好像他从来不会开口说话似的。整个寺庙只有两个人，除他以外，还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火头僧。整天价是晨钟暮鼓，一日三餐，养花种菜，参佛坐禅，岁月就这样同日月星辰消磨。

好在这座古刹远离人稠地方，湖径小路出五里许，才能到达通州河堤岸；向南坐船行十余里，翻过一条大坝，就是烟波浩渺的百里排湖。一年四季，除了上九日、元宵节有较多的人来这里参神拜佛外，平时很少有香客来庙中，故而显得清静幽雅。就因为这个清静环境，被本地一些有名望的缙绅们看中，募集了一部分款子，就在寺庙东侧靠花园边兴建了一座学宫。学宫建筑规模可与寺庙相媲美，中间是三大间，正殿两旁是学生宿舍，每个宿舍内可放一张窄铺和一张书桌；后面是学生膳房，面积倒很宽敞。此建筑于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开工，当年建成。翌年春，就有二十多名学生来学就读，学生年龄都在十五岁以上，准备在这里深造后赴州考，这种学堂就是农村所说的经馆。经馆的老师是有名的老秀才张寿山老先生。莫看此老年逾古稀，但他性格开朗，思路敏捷，时感国衰民弱、列强侵侮而浩声长叹，他在十八岁取得秀才功名后，照理，按他的学识和勤奋，再去赴省考、京考，捞个一官半职是不成问题的。不知什么原因，他无心仕进，竟在乡间训几个蒙童度日，这次是被当地士绅再三恳请加上别有什么原因，才来到这荒僻的地方的。张难先也正是在张寿山任教的这所经馆里就读。

春日早起，晨雾像一层薄纱笼罩着大地，太阳还在地平线上慢慢地攀登着，大地仍处在一片寂静之中，可在禅通古寺园外，有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正在一招一式地练着拳脚，只见他上穿一件紧身对襟薄棉袄，下穿一条折叠灯笼棉裤，足登一双粉底千层底青布鞋，一条乌黑的辫子盘在脑际，修长的身材，稍瘦而精力充沛的面庞，紧闭着的嘴唇和一双黑亮的眼睛，显出他倔强的性格和坚强的毅力。他练了一会

儿，抬头向园中石凳上参禅的老和尚看了一眼，转身拿起挂在旁边树杈上的长布袍，轻轻展开披在肩上，用手掸了掸腿脚上的灰尘，最后又向园中望了一眼，就大步流星地往学宫走去。回到宿舍，有的同学已起床了，看到他那风尘仆仆的样子，知道他每天都这样，只看了他一眼，也没问什么，就各自洗漱去了。练武的青年回到宿舍，简单地擦了一下脸，就听到了悠扬的钟声，伴随着钟声，杂乱的脚步声从各自的房间纷纷响起。原来学校每天上午以庙里的钟声为信号集中，由老师授课。不一会，二十多名学生坐定后，老师张寿山才慢悠悠地走上讲台。今天他头戴一顶缎子瓜皮帽，身着一件青布长袍，三髯长须，神采飞扬，有飘然若仙之态。只见他坐定后，用眼睛扫视全场，向那练拳的青年喊道：“张难先，你昨天不是要我讲《左传》中‘思小惠而忘大耻’之句是什么意思吗？今天我就讲一讲。”那名叫张难先的青年忙恭敬地站起道：“谢先生指教！”寿山用手示意，叫他坐下，这才朗声讲道：“这一句话的出处是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的一段故事。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在外流亡了十九年，流亡期间，曾在楚国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楚王对晋公子重耳待以上宾之礼。一次酒宴上，楚王对重耳说道：‘有朝一日你回国主政后，怎样报答我呀？’重耳答道：‘如果我国与你国交兵，我一定退避三舍’。当时一舍是三十里，就是说，打起仗来，晋国先退避九十里再交战。楚王听了哈哈大笑。宴毕，楚王臣子在楚王面前说道：‘晋公子重耳今日落魄在外，尚有这样大的口气，如果让他回国，必然是我国的心腹之患，不如趁早除掉他。’楚王道：‘趁人之危为不义，此等事非我所为。’晋公子重耳宴后回去对一同逃难的臣子言及此事，臣子们认为此地非久留之处，他们找了一个惜

口，离开了楚国。以后重耳回到了晋国，夺了王位，称霸中原，号为晋文公，果然为疆域问题与楚国发生了战争。晋文公为了实践当时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后退九十里。这时，手下的臣子出来说话了：‘主上只知楚王一点小小的恩惠，却忘掉了大的耻辱，楚王横暴无礼，近几年来，他用武力将附近的姬姓小国全部灭掉了（晋也是姬姓），难道还能让他继续胡作非为吗？！’晋文公在将士的激励之下，下定决心，打败了楚国。”讲到这里，寿山停顿了一下，继而用深沉的语气讲授道：“因此我们做人，要记住大的恩怨，不能因小恩小惠而忘记奇耻大辱。”激昂的语调、生动的故事，感染着学生，学生们自觉地把身子坐得昂直，双目紧紧地盯着老师。寿山突然把话题一转道：“张难先，你起来给我讲讲诗中的‘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见那个练拳的青年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讲道：“戎是西戎，狄是北狄，荆舒是指居住在荆楚地带一个叫舒的小国，古称之为蛮族。他们对中原经常侵扰，因此对他们只能是像鹰隼似的进击，决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否则，我们人民就要遭受野蛮民族的蹂躏。”讲到这里，寿山点头表示赞许，同时用手势示意停顿。等张难先坐下后，才说：“讲得好！讲得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早膳后，我再来给大家讲《左传》中的‘秦晋淆之战’。”

一天紧张的学习，学生们早已熄灯就寝，张难先可还坐在小油灯下，望着一本线装古书出神。他在想些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外界知识的传播，时感到自己空有七尺之躯，眼见列强侵我土地，侮我民族，每谈岳武穆时，常击节叹曰：大丈夫当如斯！因之，从十三岁起，他就仿效祖述，闻鸡起舞，每日清晨起来，练几路拳脚，以后虽到附近武学

堂练过技击之术，但也只是农村一般的腿脚功夫而已。可就在武学堂练武的当儿，从武教师那里听到了不少以前他所不知道的事情，这就是当年陈苦鸽子、李喜贵奋战清兵的斗争故事。这时他隐隐地感觉到中国的衰弱来自满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腐朽无能，不推翻满清政府，中国决不会强大起来，从此，在心中产生了对清王朝的憎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绪愈来愈强烈。今天上午，在回答‘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这两句话时，就带有这种强烈的情绪。夜更深了，明月把皎洁的光亮从窗外射了进来，小油灯的光显得那么微弱，他一口气吹灭了油灯，出了房门，走出学宫。这时，蓝天如洗，一轮明月把大地照得像踱上了一层银灰色似的，使人没一丝睡意。张难先跨过学宫前的空地，顺着禅通古寺的围墙，下意识地往自己练功的地方走去。刚走出上十步路，就听到一阵沙沙响的声音，他忙停住脚步，从围墙间隙里往内望去。啊！一个奇迹在面前出现了，只见平日那个低眉垂目、静坐参禅的老和尚，此时正穿着双排扣紧身布衫，手握一把龙泉宝剑，上挑下翻，左插右挡，开始还见人影，一会儿，只见舞剑步伐加快，剑随身转，身随剑舞，宝剑在月光的映照下，就像一条白练上下翻飞，人影被剑影紧紧裹住，就像一团白色的雾在地面上滚动，张难先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用力睁大眼睛，可是，白雾团悠悠不见。正在诧异间，突然肩膀上被人重重一拍，惊得他急忙回过头来，只见老和尚用剑指着 他，低声喝道：“你是什么人？为何半夜三更来此窥探？”“我叫张难先，是这里的学生。”张难先紧张地回答道。老和尚听说他叫张难先，脸上换了温和的颜色，忙收回宝剑，说道：“原来小施主就是张难先，老僧失敬了！望今晚之事，切莫往外泄露，否则，会遭致横祸。”

老僧拜托了！”说罢，身如飞燕，纵过墙去，消失在葡萄架下。张难先怀着惊奇和兴奋的心情回到学宫，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老和尚到底是什么人？”“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子？”“他为何怕暴露行踪？”一连串的疑问弄得他不能安眠，直到月亮落土，他才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起，寿山先生继续讲《左传》，张难先因晚上没有睡好，有时打盹儿，老先生看在眼里，也没说什么，只是在讲完功课课后，顺便说了一句：“难先，你到我书房里来一下！”二十多双眼睛一下转到张难先身上，他本来感到事情的突然，此时更觉紧张，但他毕竟是性格沉稳有一定主见的人，只略略定定神，若无其事地站起身来，随着寿山老先生走向书房里去。

寿山先生的书房很俭朴，一张书桌放在靠墙的窗口边，两把古色古香的罗汉椅摆在书桌两旁，书桌上首粉墙上是寿山先生手书的李白《蜀道难》条幅，墙的右首放着两条长凳。学生们知道，椅子是老师招待宾客时坐的，凳子是学生坐的。张难先一进门，寿山示意他坐下时，他就在长凳上坐下了，老先生却急忙招呼道：“难先，你坐到椅子上来，我有话问你。”张难先道：“那是先生的座位，学生怎敢越礼。”寿山笑道：“难先，叫你坐你就坐，不必客套了！”张难先这才站起身来坐到椅子上。老先生此时踱出书房外，环视了一下，见附近没有人，才返身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说道：“难先，我见你精神恍惚，睡眠不足，昨夜你作什么事去了？”难先被这突然一问，显得有点慌乱，但他马上镇定下来，回答道：“学生夜晚有点头痛，故尔失眠，但先生讲的我都听明白了，决不会误功课的。”寿山听了，哈哈大笑道：“难先，看你年纪不大，倒在老夫面前打埋伏、说谎话了。”停了一下，又低声说道：“你昨夜是不是到禅通古

寺去看到了什么？”一句话问得张难先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寿山先生看到他那尴尬的样子，就站起身来，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张字条，放在张难先的面前，说道：“难先，你看这是什么？”难先俯身将字条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他书写的“魑虺不除，国无宁日；清妖不除，民无宁日”十六个字。“怎么这张字条落到寿山先生手里去了呢？”张难先正在沉思之际，寿山先生已察知其意，说道：“难先，这些东西会招来灭门之祸，你怎么将这些东西夹在你的习作本里，幸喜我在批改文章时发现，故尔给你藏了起来，你把这张纸条收回毁掉，免生祸端。”寿山说出事情原委，张难先内心感激万分，望着先生那清癯慈祥的面容，不知说什么为好。这时，寿山望了望门外，说道：“难先，你昨晚是不是到禅通寺去了？”张难先正准备开口回答时，寿山用手势制止，继续说道：“你是不是看到了宝通禅师深夜舞剑？你是一个有志青年，是我炎黄子孙的真正后裔，我们已经老了，恢复中原，还我山河的大事要靠你们去完成。今天，我可以将老主持三十六年的隐秘告诉你。宝通禅师原名李天荣，是沙湖镇上一个教书先生，咸丰三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了汉口，沙湖一些穷苦人也纷纷起来响应，但是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当时人们推举了一名绿林好汉李喜贵为头领，要他去迎接太平军。李喜贵不负重托，专程赶到汉口，会见了太平天国汉口步兵统领刘步瀛，参加了太平天国的讲道理会。回沙湖后，联络各方，聚集反清志士三百多人，在沙湖聚众起事，并礼请李天荣为军师，发出文告，号召四方，声讨清廷，太平军封李喜贵为平湖丞相。沔阳知州肖荫恩见李喜贵聚众造反，马上派遣马步兵一百多人到沙湖进剿，谁知一交锋就被李喜贵的人马打得落花

流水，肖荫恩也差点丢了狗命。肖荫恩逃回后，又重新组织五百多人马，由守备王芳督队，岂料沙湖一战，王芳毙命，全军覆没。眼看事态扩大，肖荫恩恳请荆州将军出兵，荆州委派荆门候补知县林天植领兵三百往助。这个林天植比肖荫恩会打仗，而且做官心切，肯为清廷卖命，他配合肖荫恩，带了五百多人，一鼓作气地占领了石山港，对沙湖形成包围之势。李喜贵见林天植切断自己的退路，就带兵攻打石山港，反复冲锋，一场恶战，双方损失很大，但太平军士气越来越高，李喜贵的一口龙泉宝剑上下翻飞，不知杀死杀伤多少清兵，可是林天植自恃居高临下，还携带有几只洋枪，所以尽管死伤惨重，他也顽固地抵御着、撕杀着。这时李喜贵正挥舞宝剑，带领众人快冲进石山港时，突然枪声一响，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臂部，李喜贵‘哎呀’一声，倒了下来。正在冲锋的队伍见到主帅受伤，攻击自然也停顿下来，都回过头来察看李喜贵的伤情。这时，林天植认为时机已到，倾巢而出，当李喜贵从疼痛中醒来，看到如此险恶的情景时，忙对身旁的人说道：‘快撤到沙湖去。’边说边站起身来，旁边的人背着他往回迅跑，一到沙湖，李喜贵不顾枪伤察看工事。就在这时，林天植、肖荫恩领着一千多人马包围了沙湖，抬枪、土炮、洋枪一齐鸣放，加上呐喊声，有如天崩地裂。李喜贵望了一眼受伤的弟兄和不太坚固的工事，知道大势已去，对紧跑在身旁的李天荣说道：李先生，我身受重伤，又打了败仗，眼看大势已去，我是朝廷要犯，连咸丰皇帝也知道沔阳有个反叛李喜贵，我可算是‘十恶不赦’的人了。你还年轻，同我干了一场，不能就这样断送性命，希望你能活下去，完成我们的反清大业，愚兄在九泉之下，死亦瞑目了！说到这里，李喜贵将自己的龙泉宝剑送给李天荣，说

道：“这是我一生唯一的财产，如今也没有用处了，请你收下，见到这把剑，就如同见到我；见到这把剑，就不会忘掉斩灭清妖的大业。”正当这时，林天植已带领人马冲进沙湖，混乱中，李喜贵与李天荣被冲散，后来李喜贵逃到红土垅湖中漂洗伤口时，被他的表兄杨思远看见，用鱼叉将他杀死，并取了他的首级请赏，清廷封了他一个八品官儿，好不威风！可是就在一天夜里，杨思远被人割去了首级，有人讲是太平军的余党干的。可是知州怕皇上找麻烦，就谎报杨患病而死，暗中却在侦察这件事。你道这件事是谁干的？原来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杀死杨思远，为李喜贵报仇之后，从此浪迹江湖，后来隐姓埋名，削发为僧，在禅通古寺一住就是三十六年。”张难先有史以来听到这样惊天动地的故事，昔日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壮烈场面，就象展现在自己的面前，但是他想到：“这么多的秘密，老先生怎么知道呢？”寿山好像窥透了他的心思一样，就慢条斯理地说道：“当李喜贵和清兵作战的时候，我当时就在红土垅一带教书，因与李天荣一同受业于乡村一老塾师，过从甚密，可称莫逆之交，当他亡命江湖时，我也曾资助他的盘缠。我这么大一把年纪，愿在此荒僻之地坐馆，也是因他在此地的缘故。今天我把话对你说清楚，是希望你能继前人之志，挑起斩杀清妖的重担，这样，也不负我等一番良苦用心了！”张难先连连点头道：“先生讲的极是，只要张难先还有一口气，也要为光复汉室竭尽全力，这样才对得起李喜贵首领，对得起宝通禅师，对得起您老的苦心教诲。”寿山听到张难先这等豪迈的口气，感到十分欣慰，道：“有你这番话，老夫死也瞑目了。不过现在清廷耳目众多，你说话行事务必谨慎，稍一不慎，会惹来杀身之祸，那才叫画虎不成，反类其犬了。再说，汝非

池中物，有机会到大地方去闯一下，此地终非久恋之所。”难先听了，连连点头。寿山接着说道：“你来的时间不短了，该走了。今日对你说的话，务必守口如瓶，不能泄露半句，否则，我等都会有性命之忧。”难先回答道：“先生教诲，谨记心中，学生告辞了。”寿山站起身来，将张难先送出房门，突然见一条人影往旁一闪，张难先急促问道：“谁？”边问边追了过去，可是人影早已消失，寿山摇头叹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你时刻要小心啊！”难先回答道：“学生知道了。”

自从这次长谈后，通过寿山的引荐，张难先结识了宝通禅师。一日，张难先对禅师说道：“禅师剑法可称奇绝，我想跟禅师学两手，不知禅师可赐教否？”宝通禅师笑道：“古往今来，有几个武艺超群的人能夺取天下，荆轲是有名的剑客，只落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项羽力敌万人，最后也只落得一个霸王别姬、乌江自刎；昔日大哥李喜贵，一口剑杀得清兵失魂落魄，到头来也只落得身首异处，饮恨终生；照你看来，我的剑法也可称得上是炉火纯青的了，但也只能隐姓埋名、遁迹空门。何况今日枪械之世，一粒小小弹丸，就可结束你千日磨、万日炼的生命，因此，练之无益。不过，我倒觉得只要练一练自卫防身的本领就行了，不必把毕生精力花在这练剑上。”难先一听此言有理，又觉世上一些事情若带勉强，也是难以如愿的，所以也就打消了学剑的念头。

光阴似箭，日月荏苒，转眼已是夏天。尽管天气炎热，学生们听老师讲课时，都是不允许拿着扇子的，只有老师才能在课堂上挥扇驱热。这天，大家正听寿山讲授《尚书》